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天妃娘娘傳 第三回 四喉伯經營圖伯

卻說那猴、鱷二精，得脫天網之外。奔走途中，鱷語猴曰：「二姓不同居，水陸不共事。今吾與爾，惟好不同，逃則胥逃，處難共處。」猴答鱷曰：「是則是矣，罷怎罷了。然吾聞之，同林有鳥，大限分飛。吾兩人雖相從於患難之中，但今事窮勢迫，沒奈何只得分情破愛。以吾縱觀，東海四顧汪洋，激湍千里，天下之觀止矣，爾可逃處其中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，便可為政於天下。吾所苦者，今斯之世，人有機心，心有機事，誓不與同中國。聞西番弱水國君臣尊敬神明，境內饒富，吾往顯聖其間，然後臨機應變，以圖大事，何如？何如？」鱷曰：「妙哉！妙哉！」猴語畢，即搖身一躍，西向逃生。鱷見猴去了，即時亦乘雲駕霧，向東海而逃。有詩為證：

曾經聞說法，只為障魔纏。

逃遁迷生徑，幽沉受苦緣。

時正遇秋汛，東海若差夜叉鬼卒巡守邊境。至浪磯之地，忽見雲霧蔽天而來，行行將近，現出一個怪物，銳頭堅甲，四口長

鬚，真個生得古怪。有詩為證：

稟氣原無正，成形亦不真。

蛟龍非種類，魚鱉恥比並。

孽惡流今古，災蹤播海濱。

僧尼敲不置，獄訟著凶名。

二三夜叉一見，慌忙進前問曰：「汝是何方奸凶，無故擅入吾境？吾大王正因前數年汛守不備，號令不嚴，使奸邪得以私侵境內，以致四境不平。今新主蒞政，諸臣戮力，紀綱重重振舉，政治處處鋪張。令甲懸自象魏，防守重於邊疆。犯者難逃三尺，孰敢不憲王章。汝獨不聞入國問禁乎？可接漸而行，桀則生矣，毋三宿出晝，必有後災。」鱷聞言，大喝一聲曰：「汝這無名小鬼，輒敢侮慢大人，本欲將汝截粉。但吾有一事，使汝通報，汝可速回，多多拜上大道：有北天碧池內四喉尊伯，聞東海境界無邊，畜物蕃盛，特來借地為鄰，順則永結和好，不失兄弟之親；違則天戈一指，寸草亦自不留。」

夜叉見其展眼睜眸如火熾，出聲吼吼似雷鳴，嚇得魂飛天外，只得抱頭掩耳而走。走到殿前，大叫曰：「大王，大王！倏起災殃，黑頭黑臉，口多須長，聲聲割地，句句稱強，順若不順，禍福無常。」

海若聽了，連忙問曰：「汝這禽獸，何得妄言！」夜叉以首叩地曰：「妄言妄言，伏望裁詳，王如不信，禍至蕭牆。」海若聞言，急召群臣上殿與議，曰：「自朕蒞位以來，多賴諸卿維持調扶之力，政必更新，事無襲舛，利雖微而必舉，害雖細而輒更。方意海波可三年不揚，豈知外患從一旦而生。計無所出，是吾憂也。明以教我，為之何哉？」言罷，東階下一臣稽首奏曰：「大王無憂！臣累蒙國恩，愧無效尺寸。今逆賊無故侵犯疆界，主之憂也，臣之辱也。願領部下鐵甲兵數千，自當一陣，數日之內，定斬逆賊之首，獻於階下，以快王心，以雪國恥。」急宣上殿，視之，乃左營總領鐵甲振武大將軍解忠是也。真個是威風凜凜，志氣軒昂，有西江月為證：

智勇三軍為冠，英雄四海無雙。金戈鐵甲振封疆，玩弄逆賊掌上。

聞者心驚膽破，見之魄落魄揚。盤根錯節顯忠良，方是勦亂名將。

東海若見了大喜，使下龍位，親授救命印劍，左三推轂，右三推轂，且囑之曰：「閩以內寡人治之，閩以外將軍制之。倘有不用命者，有寡人令劍在。」忠受命，望闕再拜叩首，謝恩畢，出自殿門之外，即時傳命，號令諸營兵馬，向浪磯而發。有詩為證：

大將心敵愾，三軍志勤王。

登壇親拜授，萬里靜狼煙。

那妖精雖則是神通廣大，逃遁失據，終是孤立無助，望見大師之來，不覺驚怖，乃亦振作精神，誇張聲勢，挺身迎戰。忠見其一頭四口，形大體強，恐不能勝，謂左右曰：「以予觀於此賊，有天地不常有之形，見古今所未見之怪，勢難輕敵，務以奇勝。吾料今日之戰，有二不可勝，有三可勝。彼有數仞之形，必有千人之勇，其不可以力勝，一也；強寇勿掩，彼有死之心，無生之氣，其不可以鬥勝，二也。但以孤身匹馬，左右無援，進不能長驅，退不能堅壁，此其可勝一也；且緊人他境，形勝無據，平險不知，吾且戰且誘，左出右沒，則彼不知所向，此其可勝二也；及今新到，氣力倦懣，吾早挑戰，至晚不休，則彼必遭重困，此其可勝三也。彼有不可勝二，吾有可勝三，以此觀之，賊雖強，不足懼矣！」語畢，一揮三軍，左右夾攻。鱷見勢大，應接不暇，只得將四口且咬且吞，再噬再含。忠見前軍傷者頗多，乃出一隊隨身鐵牌手當之。那鱷口不敢開，刀無

所用，****而逃。解忠鳴金收軍，奏凱班師。有詩為證：

海上欲紛紜，雌雄猶未分。

龍窩生氣色，磯浪逞威風。

三月河魁將，三千鐵甲軍。

奸賊心膽落，會見立功勳。